# 「選女婿」和「見鄉親」

劉荒田

兩碼事近於風馬牛，我放在一起，是因爲「麻將桌上選女婿」套「騙子最怕老鄉親」都是頗堪玩味的民間諺語。

先說頭一條。選女婿，有些地點是不很合宜的，譬如酒吧，能和你拚上二十杯，相逢恨晚，可是這年輕人，未必在品性、學問、謀生技能方面夠格「乘龍」，卻可能是酒鬼。還有賭場，老丈人再昏聵，也不會把在「百家樂」台前認識的、業已「搏殺」多時的賭徒往家裡帶。至於麻將，雖然也是賭，但一般人拿來「怡情」而已，並不會因之傾家蕩產。方城之戰的餘暇，因利乘便，替女兒挑挑對象，可不是賠本買賣。其好處，我這個門外漢可湊出三條，一，從牌品觀人品；二，從牌技觀智商；三，從姿態觀體魄。論全面並具體而微地觀察一個人，牌桌實在是理想之處。且比較一下，從一起做禮拜的教友中選，只能觀察其品格；在學校憑成績榜選，只知道其頭腦；在運動場中選，只看到其體格，搓二十四圈卻差不多面面俱到。更爲理想的，是女兒和父母一起上陣，一邊娛樂，一邊爲終身大事作功課，比縹緲的「臉簿」（Facebook）、虛擬的網戀都相宜。

再說第二條。在「萬般皆假，唯騙子不假」的人間，騙子最大的顧忌之一，恐怕就是操作時撞上老鄉親。古今中外的壞人，多有「在外作惡，在家行善」的做派，殺人遍野的軍閥，是鄉親父老眼裡的救星；一如紐約的大毒梟，被鄰居尊爲慈善家。老鄉親之所以厲害，就在於摸清騙子的底細，從開襠褲時代直到如今。「你一豎起尾巴我就知道拉屎還是撒尿！」——老鄉黨的評語銳利得教他寒心。騙子開着嶄新的奧迪進村，拄着油亮的枴杖站在村口的老漢，眯着眼睛看他。這個說謊比吃飯多、比喝水便捷的職業騙徒，雖早已遺忘羞恥二字，可是此刻臉紅耳赤，不敢看老人一眼。於昧天良的人而言，老鄉親是家山、祖宗化身，是透徹洞察他的爲人、計謀的智者，爛熟的騙術，在老人家面前，破綻百出。而況，唯老人曉得騙子最脆弱的軟肋所在，從童年的記憶到母親臨終的呼喚，老人是良心最後的審判。

民間和廟堂，前者是沉默的大多數，後者掌握話語權。然而，民間諺語是厚厚的沃土，智慧的花朵在寂寞處開着。

# 田濤和他的《潮》

許定銘

河北望都人田濤（一九一五至二〇〇二）原名田德裕，另有筆名津秋，他是現代著名的京派小說家，著有《子午線》、《恐怖的笑》、《大別山荒僻的一角》、《災難》、《流亡圖》、《希望》……等十多部小說，他最重要的作品是反映農村苦痛的長篇《沃土》。楊義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說田濤很能體味鄉下人性，他的心境要比廢名、沈從文等來得沉重，「常以苦澀淒愴的喉音唱着鄉土詠嘆調」。

除了鄉土，田濤還有一部反映抗戰時期，知識分子在大時代中奮鬥的長篇《潮》。《潮》的故事寫年輕人胡珈航去北平尋父，碰巧抗戰爆發，便加入流亡學生群中作抗戰宣傳，在團隊中與山鷹墮入愛河，後來發現兩人原來是同父異母的兄妹，胡珈航失戀發狂而死，山鷹則遠走他方爲抗戰出力……

《潮》寫於一九四一至四二年間，當時田濤是戰地記者，奔走於各地前線，與大量年輕人共同流血報國。他在後記中說故事中的人物多有原型，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物，是戰事中的羅曼蒂克。《潮》寫完後，直到一九四四年他的生活略爲安定後，才在重慶建國書店出版，一九四五年又印過一版上下冊的；我的這本是上海建國書店一九四六年的滬一版，僅印一千冊，封面上有「第一部」字樣，不知是否還有第二部呢？

# 蕭紅伴隨《呼蘭河傳》走過七十年

王　鵬

自一九四〇年九月香港《星島日報》副刊《星座》連載現代女作家蕭紅創作的長篇小說《呼蘭河傳》，至今這部小說已走過來了七十年的春秋。作家金庸在多年以後曾閱讀過此書，他意味深長地說：「蕭紅在香港寫的《呼蘭河傳》感人至深，我閱此書後，逕去淺水灣她墓前憑弔一番，深恨未能得見此才女。」蕭紅（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二年），黑龍江呼蘭人，一九二九年在哈爾濱市立第一女中讀書時，開始愛好文學和繪畫。一九三〇年夏，她因反對家庭包辦婚姻，離開家鄉，開始流浪生活。一九三四年她與蕭軍同至青島，與當時在青文化名人多所交往，堅定了她繼續走文學創作道路的決心和信心。一九三四年她到上海，在魯迅的關懷和扶持下成爲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文壇上活躍的作家，抗戰時在武漢、西安、重慶等地從事救亡運動，一九四〇年去香港，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香港瑪麗醫院病逝。臨終前留下遺囑：「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得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一月二十四日，她的遺體火化，翌日葬於香港淺水灣。五月一日，延安文化界舉行追悼會，丁玲、蕭軍、舒群、艾思奇、劉白羽、周文、立波、塞克、何其芳、艾青、羅烽、柯仲平、白朗、陳企霞、公木等五十餘人出席。追悼會由丁玲主持，蕭軍報告蕭紅生平與著作，舒群、周文、何其芳先後致悼詞，劉白羽誦讀了《悼蕭紅》一文。蕭紅的骨灰於一九五七年移葬於廣州銀河公墓。一九八五年春黑龍江省呼蘭縣對蕭紅出生處五間正房進行修復，一九八六年六月蕭紅故居紀念館在此開館，陳列着蕭紅的著作、手跡、遺物與蕭紅在不同時期的生活照片，以及中外名人留下的字畫等衆多文物展品。

蕭紅的長篇小說在香港《星島日報》連載後，首次結集出版單行本是由當時自滬遷桂的上海雜誌公司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出版的。小說以作者的童年回憶爲引線，描寫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北疆呼蘭小城的風土人情和自己的童年生活。在《呼蘭河傳》之中，作者一方面讚美了家鄉人們的勤勞勇敢、執著地追求幸福生活的精神，一方面又冷峻地剖析了東北農村以至整個中國農村在封建制度下的種種弊病，壓抑得讓人透不過氣來。如輕視做人的基本權益，而十分可笑地敬重鬼神；因循守舊而心安理得，對於新生事物則採取旁觀和扼殺的態度等。作品淋漓盡致地描繪了東北農村中的這種麻木的心態和淒涼凋敝的景象，其中講述了幾個善良的人如何慘遭折磨的故事。作品中的人物、故事、場景等，雖然都是零碎的片斷，但是在作者眞摯感人的敘述中，卻顯示出一種渾然天成、和諧統一的藝術效果。一九四二年桂林松竹社、一九四三年桂林河山出版社曾分別再版《呼蘭河傳》。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呼蘭河傳》又再版過一次，是一九四七年六月由上海寰星書店再版的，增加駱賓基撰寫的《蕭紅小傳》和茅盾撰寫的《〈呼蘭河傳〉序》。茅盾在「序」中，既對一九四二年一月在香港去世的蕭紅流露了深切的懷念，也對一九四五年九月因難產歿於延安的愛女沈霞寄託了無限哀思。這是一篇出色的文學批評，同時又是一篇優美的抒情散文。茅盾不僅對蕭紅小說新穎別致的風格有着獨到深湛的理解，而且對蕭紅寂寞淒苦的心境有深刻的體驗，發而爲文，較之茅盾的其他批評之作更多了一層深婉和綿密。

新中國成立以後，《呼蘭河傳》再版的次數不下四十多次，依然是讀者喜愛的現代長篇小說之一。據不完全統計，一九五四年上海新文藝出版社、一九七九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哈爾濱出版社、一九九五年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瀋陽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中國戲劇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中國青年出版社、二〇〇四年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二〇〇四年浙江文藝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二〇〇九年江蘇文藝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天津人民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北京華夏出版社曾分別再版《呼蘭河傳》；在一九九七年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蕭紅文集》（三卷本）、一九九八年哈爾濱出版社出版的《蕭紅全集》（三卷本）、二〇〇二年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的《蕭紅文萃》中，均收錄了《呼蘭河傳》。此外，一九五八年香港新文藝社、一九八七年台北聯合文學社也曾分別再版《呼蘭河傳》。

蕭紅的《呼蘭河傳》已在讀者中流傳了七十年，作品獨具的濃郁的鄉土氣息，像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淒婉的歌謠，深深烙印於讀者心中。蕭紅的形象將伴隨《呼蘭河傳》，永駐在讀者心中。

# 八十婚族崇尚另類結婚請柬

文　佳

內地八十後追求時尚、另類，從早年衣着的「洞洞族」到行動上的「抱抱團」，從「拼婚」這種另類婚禮到「AA」的生活方式，讓人逾發覺得社會發展的迅猛，諸多年輕人的舉止甚至難以令人接受。總之，不管是言行舉止還是商品，只要能另類，就有市場，就有人去做。時下，流行於內地的結婚請柬就是例證。

終身大事，只有一次，八十後的年輕人時常曝出獵奇的想法和舉止，求愛、另類婚禮別具一格。從空中求婚到泥塑婚禮，從傳統坐轎到西洋鼓樂車隊，只要另類、獵奇就有人「行動」，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當然諸多路人絕對不會錯過「千載難逢」的「西洋景」，常會駐足觀看，以至於交通時常被堵塞。

如今，八十後又將結婚的另類細化到請柬上，諸多請柬別具一格，讓人眼前一亮。銀行的支票、帳單，乘車的車票，坐船的船票，飛機的機票、電影票等等，都成爲另類請柬散發至親朋好友手中。

一張銀行支票，在局部更改之後，就成爲一張雷人的請柬。大小、格式、顏色與支票並無二致。「支票」上不僅蓋有一個大大的「××銀行愛情分行幸福專用章」，原本應塡寫「出票日期（大寫）」一欄改爲「婚禮日期」，「收款人」一欄改爲「嘉賓姓名」，「人民幣（大寫）」一欄改爲「婚禮地址及時間」，「出票人簽章」爲新郎新娘印章。

同樣，一張火車票，稍做改動，也能成爲請柬。火車票「始發站」上寫新郎的名字，「終點站」是新娘的名字，車次爲K一三一四（諧音「一生一世」），售出車站爲「百年好合站」，車票編號爲「LOVE五二十五二十」，條碼數字是「五二十一三一四」。「飛機票」請柬也頗爲雷人，左側的機組後是新郎、新娘的名字，航班是「Love一三一四」，目的地爲「幸福路」，右側則是嘉賓的名字，時間、地點，「機票」最下方寫着溫馨提示：見證幸福首航，請準時登機。

還有倣古典的「聖旨」請柬，將請柬、喜糖放在一起，一個紅色的圓柱體盒子裡，既美觀漂亮，拿着又省事，而「聖旨」更會令人耳目一新，頗爲驚奇。

這些另類請柬最早見於網上惡搞，因爲有市場，便有人開起了網店。「淘寶網」上輸入「個性喜帖」四個字，相關產品多達一萬多件；而百度「個性喜帖」，相關網頁更是多達四十多萬。

內地八十後結婚族青睞另類請柬除了個性外，此類喜帖大多便宜、省事。網上訂購一千張「支票」請柬，才三百五十元，而市場上也是這個價，但大多都得專門抽時間一張張來塡寫。如今，類似商品正由網路逐步擺上貨架，一些婚慶公司也將作爲招攬業務的新舉措，廣爲推介。八十後結婚族追求的個性、另類的婚禮，正逐步被人們所接受，多彩的婚禮也正從細節與點滴愉悅人的心靈，讓人心奇，令人回味。

德國女子頸後的「家永恆」字樣　夏智定　攝

# 多瑙河抒懷

夏智定

多瑙河，這條源自德國、自西向東蜿蜒而去的歐洲第二大河，名聞天下。當然最令人難忘還是那二首以此河風情爲主題的名曲即《藍色多瑙河》和《多瑙河之波》，曲中所呈現的氣勢和抒懷，傳唱至今而成爲老幼皆知的世界經典名曲。

筆者初夏暢遊德國，身處該河上游的第一大城雷根斯堡，只見貫穿市中心的多瑙河浩蕩東去，直至暢遊巴伐利亞州東段的那一段景色幽美的多瑙河航程，皆讓人縱心放懷，在悠然自得中，充分觀賞，享受和遐想多瑙河的夢幻境界。

雷根斯堡，是德國在二戰中受戰火摧殘最少的一個古城，故而城內古蹟林立，舉凡教堂、橋樑等古建築物都保存完好。市中心的古橋，橋欄兩側的宗教人物石雕栩栩如生，穿越無數時空，仍在傲視着人間。古代王室城堡，橫亘在多瑙河不遠處，與之相映成景，雄偉肅穆而古意盎然。

遊程第二天，在德國朋友瓦爾特的帶領下，我們一行驅車來到了巴伐利亞州中東部的一個遊輪碼頭。此碼頭位於一座小教堂的一側。該段多瑙河景色，不爲一般外來遊客所知，其河水之碧綠幽深和沿河多姿多彩的景觀，在一個多小時的航程中，委實令人目不暇接。遊輪上有解說員一路介紹眼前景點，伴以船上輕輕傳來的《多瑙河之波》旋律，令吾等中國遊客賞心悅目，一言難述。

此時，講得一口流暢中文的瓦爾特，輕輕地哼起了《多瑙河之波》的歌詞：「啊，多瑙河，有歡樂，有悲傷，你永遠，流向前，奔遠方，奔遠方！」唱罷，他頗爲感慨地告訴我，他的爺爺沃爾夫曾對他說，德國人民在狂魔希特勒發動的侵略戰爭中，同樣遭受了巨大的苦難。

即使在他出生成長的僅有一千餘居民的德國小鎮的小教堂內，至今仍豎有一塊銘記死於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的鎮上青年的紀念碑，上面的名字多達二百名以上，可見戰爭帶給德國人民的苦難和教訓有多大。據他說，二戰後，德國人民足足用了三十年的時光，加上鄰國如土耳其等大量勞工的幫助參與，才令許多市鎮重建一新。

眼前的多瑙河清碧澄澈，連水中的游魚都清晰可見。今天，追求和平和寧謐幸福的生活，已成爲全體德國人民的共識，這也是數年前曾冒出的新納粹黨黨徒，因不得人心而重歸沉寂的主要原因。當遊船靠上碼頭，許多德國遊人見到我們這群同船中國遊客時，都含笑伸出大拇指說：「北京——奧林匹克！」我知道他們心中還在讚美〇八年的北京奧運呢。

我對瓦爾特說，建議他轉告這些德國朋友，不妨再飛往上海去觀賞同樣令人振奮的世博會呀。忽然，我瞥見前面正在排隊下船的一位德國婦女的後頸上，印有三個中文字：「家永恆」，不禁會心一笑（**見圖**）。

多瑙河，是歐洲多國人民共同擁有的一條千古名河，也與我們中國人心中的長江、黃河一樣，永遠流淌在和平美好的日月歲月中，我在心中深深地爲之祝福。

# 美味石頭烘爐

冰　谷

現代科技日新月異，我們用電流或煤氣烹飪，早已逾半個世紀了。因此，如果今天仍有人用石頭和木炭烹煮，肯定會被視爲落後得不可思議。對我來說，木柴與火炭，也彷彿成爲童年夢裡的記憶了。

但是，可能沒有人想到，在南太平洋的所羅門群島，土人依然以很原始的方法烹煮。他們既不用煤氣，也不用火炭，而是用石頭烘爐。不要以爲只有偏居荒島深山的土人用石頭烘爐，城鎮的島民也家家具備了這簡單的烘爐。他們稱這石頭烘爐做「模杜」（motu）。

所島的所有河流和河床充塞鋪陳的不是泥沙，而是大大小小、橢圓亮麗的卵石。初到望古奴島任職時，有一天，我見到土人在河裡撿卵石，裝了幾個小米袋。我好奇地追問用途，他回答說做「模杜」，同時知道我聽不懂，便解釋道：「模杜是用石頭堆疊成的烘爐，用來烘木薯、番薯和魚肉的火爐。」一次，我參加土人的婚宴，終於嘗到了石頭烘爐烹出的各種美味。

華人宴會聚餐，除了大鍋大蒸爐，還得動用大量杯盤碗碟、湯匙筷子等器具；所島土人只靠石頭和椰子葉，便完成了整個烹飪過程，不只省去了許多器皿用具，也同時免掉了不少洗洗刷刷的繁複工作。他們用椰葉編織成各種體積的器具，有長有短，如碗如盆，用來盛裝各種食物，用後就拋棄。

至於石頭烘爐，對他們來說，更是妙用無窮。石頭烘爐可以烘烤各種食物，用法十分簡單，製造方法也簡單得很。不必動用金錢購買任何具材，只需把圓形油桶割開，將洗淨的卵石裝進桶裡即成。遇到婚宴，要烹製大量食物，也無須擔憂，在地面挖個尺把深的圓穴，卵石鋪上去，就是大型的石頭烘爐了。宴會前夕，廚師先把劈成小塊的木柴燒成火紅的炭。疊在挖好的土穴裡，將乾淨的卵石鋪在火炭上燒熱，這過程需要幾小時。另一邊，婦女們把要烘烤的食料用葉片密包，卵石燒紅後便將一包包的食料鋪在上面，然後再鋪一層燒紅的卵石，最後以香蕉葉把烘爐密封起來。

因爲是利用石頭散發的熱能把食料烤熟，所以過程緩慢，要到翌日才可揭爐食用。但是，烘烤出來的食物，味道獨特，鮮美無比，令人齒頰留香。

用石頭烘爐製作的食品，既不沾灰，因有葉片包着；吃時將葉片揭開，番薯木薯都一塵不染，吃得稱心快意！

雖然現代文明開始衝擊這個島國，但這種原始獨特、沿用廣泛的烹飪方式，看來還是會逐代相傳下去。

# 「風月筆墨」何其多

王向東

《紅樓夢》第一回，青埂峰下的石頭曾經提到一種「風月筆墨」，說這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最易壞人子弟」，「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終不能不涉淫濫」。看現在的某些媒體，從網絡到紙媒，這種「風月筆墨」卻風靡一時。

網絡上的「風月筆墨」，無需舉例，人人有目共睹。電視節目的「風月筆墨」，一度氾濫，也是婦孺皆知。風氣所及，某些紙媒也不甘落後。娛樂報道以聳人聽聞的緋聞當家，名人報道以不知緣由的隱私搶眼，甚至對貪官的報道，着筆只在有幾位「二奶」或情人；對掃黃的報道，興趣竟然在「掛頭牌」的美女。更有甚者，淫褻之風蔓延之處，「風月筆墨」已經從文字變成了行動。幾年前，木子美答覆一名男記者，曾經說：「要採訪我，必須先和我上床；在床上能用多長時間，我就給你多長時間的採訪。」這種當年僅僅用文字表述的「風月筆墨」，已經遠遠不如今天那些急於一脫成名者用肉體表達的「風月舉止」。換言之，他們早已不滿足於單純紙上談兵式的筆墨遊戲，如今蛻變成遊戲人生的搔首弄姿，「且終不能不涉淫濫」。某些電視節目在這方面可謂在不斷「探索」所謂的「底線」，同時不斷製造「一炮走紅」的「另類新人」。爲了所謂的「收視率」或「點擊率」，不惜走媚俗、低俗、庸俗路線，千方百計迎合畸形欣賞心理，這種言行舉止，已經毫無羞恥之感。

值得研究的是，某些媒體爲什麼會盛行這種「風月筆墨」？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八日《羊城晚報》記者披露湖南衛視某節目之操作過程，一位女編導對嘉賓說：「您就不能娛樂點？」又說：「不就是玩玩嘛，幹嘛那麼認眞？」這種「娛樂至死」的精神，正是某些媒體盛行「風月筆墨」的重要原因之一。所謂「您就不能娛樂點」，是讓參加節目者解除思想武裝，放下一切道德倫理，只剩下「娛樂至上」。所謂「不就是玩玩嘛」，則反映出節目製作者的「玩玩」心態，什麼健康向上，什麼社會效果，「幹嘛那麼認眞」呢？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某些媒體從業人員素質太低，怕讀書學習，怕調查研究，缺乏事業抱負，缺少精神追求，已經是一種通病。他們不想去了解社會實際，也不想了解自己的受衆。他們不知道今天的社會到底需要什麼節目，也不知道今天的受衆到底是什麼口味。他們只顧自己「娛樂至上」，做一檔節目「就是玩玩」，只要能胡編亂造出來，就很滿足。所以盛行這種「風月筆墨」，說到底，是因爲某些媒體從業人員心中失去了道德倫理的底線。說句大實話，新聞界現在不少人對新聞倫理學是相當陌生的。儘管有高校開設新聞倫理學課程，也有期刊發表新聞倫理學論文，但是，大多數在一線工作的新聞界同仁，對新聞倫理學缺少研究，是無法否認的事實。有些同仁恐怕根本不知道新聞倫理學爲何物，自己究竟有多醜，自己恐怕並不知道。要他們在商業利益和新聞倫理之間、個人利益和道德規範之間，能夠認眞自律，自覺作出正確的選擇，豈不是海外奇談？有媒體年初開設新節目，編輯擔心胡編亂造是否違背新聞倫理，自己心裡這一關始終過不去。他請教了媒體內外許多人，結果，沒有一個人支持他的想法。這也許是極爲個別的例子，但是，也可以看出，用高尚的新聞倫理指導複雜的新聞實踐，對新聞界同仁而言，具有怎樣的迫切性。

湖南衛視當家小生汪涵給《羊城晚報》記者發過一條短信：「編導年輕需要成長，所以還是請大家多給她們一些空間和機會吧！」當然，當代媒體也還年輕需要成長，所以也還是要請大家多給它們一些空間和機會。不過，這話只說對了一半。最重要的，還是得靠他們自己，靠他們自己的學習與進步，給自己爭取一些空間和機會。譬如這種「風月筆墨」，到最後只能自己淘汰自己，大家即使再多給空間和機會，恐怕也未必見效的。